

Crescendo 天使临城^② 沉沦

带着残缺的翅膀，不害怕沉沦深渊

[美] 贝卡·费兹帕特里克 / 著 张愉 / 译

Becca Fitzpatri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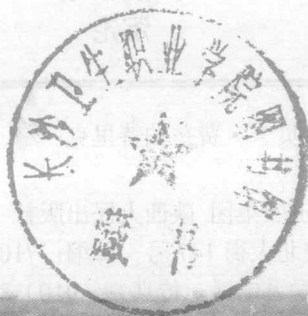
Crescendo

天使临城^②

沉沦

[美] 贝卡·费兹帕特里克 / 著 张愉 / 译

Becca Fitzpatrick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图书馆



CW0228575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使临城·沉沦 / (美) 费兹帕特里克 (Fitzpatrick, B.) 著;
张愉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书名原文: Crescendo

ISBN 978-7-224-10163-8

I. ①天… II. ①费…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0358 号

Copyright © 2010 by Becca Fitzpatrick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by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5-2011-158 号

天使临城
沉沦

作 者 (美) 贝卡·费兹帕特里克

译 者 张愉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32 开 10.25 印张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0163-8

定 价 25.00 元

序



缅甸州冷水市 十四个月前

曼陀罗树的枝丫撕挠着哈里森·格雷身后的窗户玻璃，恼人的声音令他再也无心看书。他折起书页的一角。狂怒的春风嘶吼着、呼啸着，整晚扑打着这栋房子。窗板砰砰砰不停地撞击着护墙板。虽然日历已经翻到了三月，可是哈里森心里明白，距离春天的到来还远着呢。眼看一场暴风雪即将来袭，明天早上乡间肯定又是白茫茫的一片了。

为了盖过刺耳的风声，哈里森按下遥控器，调高了博农奇尼^①

① 博农奇尼：安东尼奥·马利亚·博农奇尼（Antonio Maria Bononcini，1677—1726），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大提琴家。

演奏的《绿树成荫》的音量。然后又给炉火添了一块木头，再次问自己，要是早知道给一个小房间供暖就需要这么多燃料的话，他还会不会买下这个别墅，更不要说总共有九个房间了。

突然间电话铃声大作。

第二声响了不到一半，哈里森就拿起了听筒，以为会听见女儿闺蜜的声音。这孩子有个让人讨厌的坏毛病，总是在要交作业前一天晚上的最后一刻打来电话。

耳边传来微弱而急促的呼吸声，然后一个声音打破了电话的嗡嗡声，“咱们得见个面。你多长时间能赶过来？”

那个声音宛如一个过往的鬼魂，在哈里森的脑海里飘荡，一阵寒意直达骨髓。他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了，如今再次听见只能意味着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很不对头。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僵硬，冷汗沾湿了手中的听筒。

“一个小时。”他淡淡地说。

他慢慢放下电话。闭上眼睛，思绪不情愿地回到了从前。十五年以前，也曾有过一次，电话铃声使他呆立在那里，而等待电话那头的那个声音开口的每一秒钟都如同密集的鼓声雷雷。随着日子一天天在平静美好中度过，他终于相信自己已经摆脱了过去的那些秘密。他是一个过着正常生活的男人，有一个可爱的家庭。没有什么可怕的。

哈里森来到厨房的水池边，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一饮而尽。外面已经全黑了下来，对面的窗户玻璃上他苍白的影像正盯着自己。哈里森点点头，仿佛在说一切都会没事的。但是他的眼睛却骗不了自己。

他松开领带，想摆脱内心紧绷的感觉，又倒了一杯水。水在他胃里翻腾着，好像要泛上来。他把杯子放进水槽，伸手去拿橱柜上面的车钥匙，犹豫了一下，似乎打算改主意。

哈里森缓缓地把车停在路边，关了前灯。他坐在黑暗中，呼出

团团白汽，看着波特兰破落城区里一排排摇摇欲坠的砖房。距离他上一次来到这一带已经许多年了，确切地说有十五年了。根据记忆中的模糊印象，他也不敢保证自己是否找对了地方。他打开杂物箱，拿出一张年久发黄的纸片。门罗街 1565 号。他本打算直接下车的，可是街面上的死寂让他有些不安。他伸手到座位底下，掏出一把上了子弹的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别进了后腰。自从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再也没用过枪，也从来没有在射击场之外用过。他脑子发热，唯一清晰的想法就是希望自己在一个小时之后还能这么说。

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哈里森的鞋子轻击路面的声音听起来很响，但是他没理会自己的脚步声，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银色月光投下的阴影之中。他裹紧外套，走过被铁链串起来的栅栏包围着的狭小庭院，庭院后面的房子黑洞洞的，安静得有些诡异。有两次他觉得背后好像有人，回头看时，却一个人都没发现。

来到门罗街 1565 号，他走进大门，绕到了房子后面。他敲了一下门，蕾丝窗帘后面有个身影一闪。

门嘎吱一声开了。

“是我。”哈里森压低声音说。门拉开一道缝，刚好能让他进去。

“有人跟踪你吗？”那人问。

“没有。”

“她有麻烦了。”

哈里森的心跳开始加速，“什么麻烦？”

“一旦她满十六岁，他就会来找她。你得把她带走，带到他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

哈里森摇了摇头，“我不明白——”

那人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话：“当年我们订下这个协议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有些事情是你无法理解的。在我的世界里，十六岁



是一个被诅咒的年纪。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两个男人互相看着对方，最终哈里森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

“你必须当心不要被人发现。”那人说，“不论你去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绝不能让人知道你是从缅甸州来的，绝不能。他是永远不会停止寻找她的。你明白吗？”

“我明白。”可是他的妻子能理解吗？诺拉能理解吗？

哈里森的眼睛适应了四周的黑暗，却难以置信地发现，自打他们上次见面以后，眼前这个男人的外貌竟然没有丝毫变老的迹象。事实上，他从大学毕业以后就没有变过，他们在大学里是室友，很快就成了好朋友。难道是阴影搞的鬼？哈里森琢磨着。除此之外他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原因了。不过有一点变化，他朋友的喉咙下面有一个小伤疤。哈里森凑近看了看那个疤，禁不住倒退了一步。那是一处烧伤，差不多有一个二十五分的硬币大小，表面光亮，略微隆起，形状像是一个攥紧的拳头。惊骇之中，哈里森意识到他的朋友被打上了烙印，就像头牛一样。

那人察觉到哈里森的视线，眼神变得冷酷而戒备起来，“有些人想毁掉我，让我堕落，变得没有人性。我已经跟一位信得过的朋友联手，结成了一个社团。一直以来都有更多的成员加入。”说到一半，他顿住了，似乎不能确定自己应该再说多少，便匆忙结束了对话，“我们组织这个社团是为了保护自己，我已经宣誓效忠于它了。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了解我的话，你该知道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顿了顿，然后几乎是心不在焉地补充道：“还有我的未来。”

“他们给你打了烙印。”哈里森说，希望朋友没有察觉出他话音中的反感。

那人只是看着他。

过了一会儿，哈里森点点头，表示他理解，尽管他无法接受这一现实。他知道的越少越好，朋友已经无数次告诫过。“还有什么

我能做的吗？”

“只要保证她安全就好。”

哈里森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尴尬地开口道：“我想你可能愿意知道她已经长大了，健康而且强壮。我们给她起名叫诺——”

“别提她的名字。”那个朋友厉声打断了他，“我已经尽我所能把她从脑子里抹掉，我不想知道任何跟她有关的事。我想要我的大脑里没有一点关于她的痕迹，这样我就不会给那个浑蛋任何东西。”他转过身背对着哈里森。哈里森知道这个姿势意味着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他呆立了片刻，有那么多问题想要说出口，但他也知道，再追问下去是不会有什好结果的。他抑制住想要搞清楚为什么女儿稀里糊涂被牵扯进那个黑暗世界的想法，走了出去。

他刚刚走过半个街区，一声枪响撕裂了夜空。哈里森本能地伏低身子，迅速转身。他的朋友。第二次枪声响起，他不假思索，便全速朝那座房子跑去。他一把推开大门，直奔侧院而去。即将转过最后一个拐角的时候，争吵的声音令他止住了脚步。虽然外面天寒地冻，他却已是满头大汗。后院被一片黑暗笼罩着，他贴着院墙一点一点地往前挪步，小心翼翼地避免踢到松动的石子暴露自己，直到看见后门。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一个平静的声音说。哈里森没听出是谁。

“去死吧。”他朋友啐道。

第三声枪响。他的朋友痛苦地惨叫着，开枪的人对他大喊：“她在哪儿？”

哈里森的心怦怦直跳，他知道自己必须出手了。再晚五秒钟的话，一切就太迟了。他把手伸到背后掏出了手枪，两只手端着枪，朝门口走去，慢慢地从背后靠近那个黑头发的开枪人。越过持枪人的肩膀，哈里森看见了他的朋友，可是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那个朋友的表情却充满了惊恐之色。



快走！

朋友的命令声如钟声在耳边响起，一时间哈里森以为那是他大声喊出来的。可是当看到持枪人并没有惊讶地转过身时，他才意识到朋友的声音是在他的大脑里响起的。他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但是一股寒意涌上心头。

不！哈里森无声地摇了摇头，对朋友的忠诚超越了他无法理解的疑惑。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四年是与这个人一起度过的，是这个人把他介绍给了他的妻子。他绝不会把他丢给一个杀手不管。

哈里森扣动了扳机。震耳欲聋的枪声响起，他等待着那个持枪的人倒下。他又开了一枪，然后又一枪。

那个黑头发的年轻人慢慢转过身来。哈里森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真的害怕了，害怕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手里拿着枪的年轻人，害怕死亡，害怕自己的家人将要面临的一切。

他感觉到那颗子弹带着灼热的火焰冲进自己的胸口，似乎要把自己撕成千万个碎片。他跪倒在地上。妻子的面容从眼前划过，然后是女儿的笑脸。她们的名字就在唇边，他张开嘴，试图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想方设法说出自己有多爱她们。

那个年轻人两手抓住哈里森，把他拖到了房子后面的小巷里。哈里森无力地挣扎着，想要站起来，渐渐感觉到意识正在离自己远去。他不能扔下女儿不管，再没有人能保护她了。这个黑头发的持枪人会找到她的，而且——如果他朋友说的是真的——会杀了她的。

“你是谁？”哈里森问。这几个字让他的胸口火烧火燎。希望还有时间，他打定主意暗示自己。或许他能从下一个世界——那个好像有成千上万根从天而落的黑色羽毛渐渐包围住他的世界——给诺拉发出警告。

那个年轻人盯着哈里森看了半天，然后冷若冰霜的脸上露出一

抹若有若无的微笑，“你想错了。已经太迟了。”

哈里森愤怒地抬起头，为这个杀手竟然看透了自己的想法而大吃一惊，禁不住猜想这个年轻人曾经有多少次用同样的姿势站在一个垂死的人面前猜测他最后的想法，肯定不少。

似乎为了验证自己的老到，那个年轻人毫不犹豫地举枪瞄准，哈里森发现自己正看着枪管。火光一闪，那是他看到的最后一幅画面。



天使临城·沉沦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1	第十四章·188
第二章·16	第十五章·201
第三章·39	第十六章·217
第四章·54	第十七章·230
第五章·67	第十八章·244
第六章·78	第十九章·259
第七章·91	第二十章·267
第八章·104	第二十一章·273
第九章·117	第二十二章·281
第十章·126	第二十三章·286
第十一章·137	第二十四章·292
第十二章·152	第二十五章·306
第十三章·173	

第一章



缅因州德尔菲海滩

现在

帕奇慵懒地站在我身后，两手搭在我的后腰上。他身高六英尺两英寸，身形瘦长而结实，即使是松垮的牛仔裤和T恤衫也掩盖不住他的健壮。头发的颜色可以与午夜的漆黑相媲美，眼睛也是同样的深邃。他的笑容很性感，预示着会有麻烦出现，但是我已经打定了主意，并不是所有的麻烦都是坏事。

焰火点亮了我们头顶的天空，一串串五彩缤纷坠落进大西洋的怀抱。人群发出阵阵惊呼。现在是六月底了，缅因州纵身跳进了夏天，人们在庆祝为期两个月的阳光、沙滩，还有富有的游客们的到

来。而我在庆祝为期两个月的阳光、沙滩和大把与帕奇独处的时间的到来。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化学课的夏季补习班，其余的时间都心甘情愿地交给帕奇来支配。

消防队正在点燃放置在码头上的焰火，距离我们站的海滩最多两百码远。我感觉到脚下的沙子都在随着每一声巨响而震颤。海浪拍打着山脚下的海滩，游乐场以最大的音量播放着音乐。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棉花糖、爆米花和烤肉的香气，肚子开始提醒我，自从午饭以后就没吃过东西了。

“我要去买个奶酪汉堡包。”我对帕奇说，“你要什么吗？”

“菜单上没有我想要的东西。”

我笑了，“干吗，帕奇，你是在跟我调情吗？”

他亲了一下我的前额，“这不算。我去给你买汉堡包。你留下来看完焰火表演。”

我勾住他的腰带扣阻止了他，“谢谢。但是点单的是我，我不能欠这个债。”

他扬起眉毛表示不解。

“上一次汉堡包摊的女孩让你付钱是什么时候？”

“有一阵子了。”

“她从来就没让你付过钱。待在这儿，要是让她看见你的话，我一晚上都会良心不安的。”

帕奇打开钱包，抽出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多给她点小费。”

这下轮到我扬眉毛了，“想偿还你之前占的便宜吗？”

“上一次我给钱了，可她又追出来，把钱塞回我口袋里。我是不想再招人围观。”

这话听起来像是编的，可是以我对帕奇的了解，那很可能是真的。

排队的人已经围着汉堡包摊绕了一圈，我顺着人流找到队尾，



发现已经快排到室内旋转木马场的门口了。看看队伍的长度，我估计至少得等十五分钟才能轮到我。整个海滩上就一个卖汉堡包的摊位。这哪里像是美国啊！

几分钟以后，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我不知道是第几次无聊地四下张望着，突然我看见玛希·米拉就站在我后面，中间隔着两个人。玛希和我从幼儿园起就上一个学校，在过去的十一年里，我见过她的次数多得我都懒得记了。就是因为她，全学校的人都曾多次看到过我的内衣。上初中的时候，玛希经常从体育馆的更衣柜里偷出我的胸罩，然后钉在办公区外面的布告栏上。偶尔她也会有所创新，把它用做自助餐厅的餐桌摆饰——在我的两个 A 罩杯里塞满了香草布丁，上面还点缀着几颗酒渍樱桃。她很时髦，这我知道。玛希的裙子总是要比正常尺寸小两号，短五英寸。略带红色的一头金发，身材就像一根冰棍，从侧面看几乎就剩一条线了。要算我们俩之间的输赢记录的话，我能肯定玛希占上风的次数是我的两倍。

“嘿。”我无意之间迎上她的目光，看不出她有一点要打招呼的意思。

“嘿。”她还算礼貌地回道。

今晚在德尔菲海滩见到玛希就像在玩看图找错游戏一样。玛希的爸爸拥有丰田汽车在冷水市的经销权。她家住在山坡上的一个高档社区。米拉夫妇是冷水市唯一应邀加入声名显赫的哈拉西科特游艇俱乐部的市民，为此他们颇为自豪。此时此刻，玛希的父母很可能正在自由港玩帆船，吃三文鱼。

而德尔菲正好相反，是个又脏又乱的海滩。我竟然会想到游艇俱乐部，真是可笑。这里仅有的一家饭店就是一个刷着白色涂料的汉堡包摊，你可以选择要番茄酱还是芥末酱，赶上哪天配菜里有炸薯条就算不错的了。这里的娱乐设施主要是喧闹的市场和碰碰车。

据说天黑以后，停车场上出售的毒品比药店里卖的药品种还多。

米拉先生和米拉太太是绝不会让他们的女儿被这种氛围污染到的。

“各位，能不能快点啊？”玛希朝队伍前面喊着，“后面有人都快饿死了。”

“柜台上只有一个人。”我对她说。

“那又怎么样？他们应该多雇几个人。供需关系嘛。”

以她的平均成绩，她是最不应该大谈经济问题的人。

十分钟以后，我终于有了进展，能够看见汉堡包摊里黄色的公用酱瓶上用黑色马克笔写的“芥末酱”三个字了。玛希在我后面不耐烦地摇来晃去，唉声叹气。

“饿死了。”她抱怨道。

排在我前面的家伙终于付了钱，拿着他的食物走开了。

“一个奶酪汉堡包，一听可乐。”我对看摊的女孩说。

趁她去烤架那边给我做汉堡包的工夫，我转过身对玛希说：“那么，你跟谁一块儿来的？”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关心她是跟谁来的，因为我们两个没有任何共同的朋友，我只是出于礼貌随口问了一句。再说了，最近几个星期玛希没有对我做出过什么特别无礼的举动，而且在过去十五分钟里我们都相安无事地站着。也许这是停战的开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她打了个哈欠，好像跟我说话比盯着前面人的后脑勺排队等候更加无趣似的，“抱歉，我没有心情闲聊。我好像已经排了五个小时的队，那个笨女孩显然不会同时做两个汉堡包，害我们等这么久。”

柜台后面那个女孩低下头，好像是在专心撕开汉堡包外面的蜡纸，但是我知道她一定是听见了。她可能也痛恨这份工作，可能在转过身时偷偷往汉堡包里吐口水。我想她交班以后很可能会跑到车

里大哭一场。

“你来德尔菲海滩玩，你爸爸不管吗？”我问玛希，禁不住眯了一下眼睛，“这可能会败坏米拉家族的好名声。特别是现在你爸爸已经获准加入哈拉西科特游艇俱乐部了。”

玛希的表情冷淡下来，“我很惊讶你来这儿，你爸爸居然不管。哦，等一下。对了。他死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惊愕，继而因她的刻薄而怒火中烧。愤怒涌上了我的喉咙。

“怎么了？”她耸了一下肩，“他死了，这是事实。你想让我说谎吗？”

“我招你惹你了？”

“谁让你生下来呢？”

她毫不体谅别人的态度彻底击垮了我，太过分了，我甚至都没办法还嘴。我抓过柜台上的奶酪汉堡包和可乐，扔下二十块钱。我好想赶快回到帕奇身边，可这是我跟玛希之间的事。如果我现在回去的话，帕奇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不对劲的地方。我不愿意把他牵扯进来。我自己站了一会儿，稳住情绪，看见汉堡包摊旁边有一个长凳，尽量优雅地过去坐下，不想让玛希毁了我的这个夜晚。唯一能使这一刻更加糟糕的是我知道她正看着我，因为自己把我扔进自怜的小黑洞而得意洋洋。我咬了一口汉堡包，但是嘴里全然不是滋味。我所能想到的只是一块死肉，死去的牛，我已逝去的爸爸。

我把汉堡包扔进了垃圾桶，接着朝前走，感到泪水在嗓子眼里涌动。

我双手紧紧抱在胸前，快步朝停车场旁边的卫生间走去，希望能在眼泪掉下来之前跑进一个隔间。女卫生间门口也排着长队，但是我挤进大门，站在了一扇积满污垢的镜子前面。即使灯光昏暗，

我也能看见自己两眼通红，目光呆滞。我弄湿一张纸巾，按到了眼睛上。玛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究竟对她做过什么残忍的事，她非得这样对待我？

我深吸几口气，平稳心绪，挺起胸膛，在脑海里筑起一道砖墙，把玛希抛到了墙的另一边。我干吗要在乎她的话呢？我又不喜欢她。她说什么都无所谓。她一向没有礼貌，以自我为中心，总是肆无忌惮地攻击别人。她根本就不了解我，当然更不了解我爸爸，为从她嘴里蹦出来的几个字哭泣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振作起来，我对自己说。

我一直等到红眼圈消退以后才从卫生间里出来。我在人群中寻找帕奇，发现他正背对着我站在一个投球游戏台前。里克森在他旁边，可能正在打赌帕奇打不中一个保龄球瓶。里克森是一个堕落的天使，跟帕奇有很深的渊源。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深到称兄道弟的份上。帕奇不愿意让很多人走进他的生活，他信任的人更是少得可怜，但是要说有谁知道他全部秘密的话，那一定是里克森。

就在两个月以前，帕奇也还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后来他救了我的命，找回了他的翅膀，变成了我的守护天使。现在他应该算是好人这一边的了，可是我心里还是感觉帕奇把他跟里克森以及堕落天使世界的关系看得更重。即使我不愿意承认，但我还是察觉到帕奇有些后悔让大天使们把他变成我的守护天使了。毕竟这不是他最想要的结果。

他想要变成人。

手机响了，打断了我的思绪。是我的闺蜜薇伊的手机铃声，但是我没接，让它转到了语音信箱。我隐约想起这是自己今天第二次不接她的电话了，心里略有一点歉疚。我告诉自己不必内疚，明天一早就去见她。而我得到明天晚上才能再见到帕奇呢。我要享受跟